

咏梅

□贾清彬

—

春前补白岂无凭！独放萧园赋有朋。
骨硬生来枝傲雪，朵红开处蕊含冰。
自知意气林逋会，也学疏狂苏轼能。
检点奚囊霜降后，不过菊馥与梅兴。

二

南国树下久徘徊，伤古怀今别有才。
岂意为妻和靖老，可怜无主放翁哀。
雪侵冷艳情何处，尘蚀清香画不来。
际会随春风启幕，一花踵后百花开。

沉默的石头

(外一首)

□梅子

寒冬腊月
田野里不会长出庄稼
我把一块石头种在荒草中间
希望春来时它能够开口说话

春风来过
夏雨来过
秋阳来过
冬雪来过
我 又来了

石头越来越光滑
却依旧不肯开口说话
就像躺在这里的那个男人
这一生都是沉默的

从此

从此
人生仿佛归零
一撇一捺一横一竖
都要自己来画

爸
您走后
我就长大了

过节了
我没有像样的礼物送您
您生前我没能代替您疼痛
那就让我替您活着吧

虚掩之门

□峡谷行云

我的庭院，虚掩之门
流动的空气
任其信马由缰

内外前后，我空间里
没有隔膜
也没有提防之心

阻隔、门闭、门楣……
只要自己不给自己设置羁绊
皆可通行

不拒绝、不排斥
只等待、容纳、接受
你可径直走近我

这样的门口
简单得
不会让你用力去反复推敲

□司马小萌

如果我说不知道自己故乡是哪儿，估计会有一千多人笑咱“弱智”，还有一千多人给俺“上纲上线”，也许还有一千多人想打俺一顿。呵呵。

国人根深蒂固的“故乡情结”永远血脉贲张，临近春节尤为热烈。

俺爸的老家是泉州，俺妈的老家是柳州，俺出生在广州，成长在北京……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小火车铆足了劲“突突突突”地开，你说，哪站不是站？

虽说填籍贯都以爸爸的老家为蓝本，但老实讲，从没感到多重要，大概缘于陌生吧。爸爸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贫民家庭，他的爹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养活全家。俺爸17岁在泉州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8岁到上海参加“左联”，从此在党的安排下征战四方，只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导反映侨乡的纪录片《故乡》时短暂回过老家，然后就和俺妈一起被派到海外工作，断断续续，直到去世。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见识一下他的老家和亲人，只知道爸爸从未间断给奶奶寄钱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福州开会，会后集体出行，路过泉州半天。由于匆忙，东道主只安排大家去当地一个著名祠庙参观，很抱歉，连名字我都没记住。终于在2015年11月底，一次厦门活动结束后，我踏踏实实站在了泉州的土地上，除了去看看破旧的老宅和未曾谋面的亲戚，更重要是代表姐妹们给父亲家乡的泉州市图书馆赠送父亲著作。其实这些著作该馆都有收藏，而且已多达50余种，可以说，赠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捐完后我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：“我完成任务了，爸爸放心吧！”

这次泉州行留下了一张有趣的个人纪念照：在惠安县海边，朋友们让我打扮成“惠安女”留了个影。照片上，我掩嘴窃笑，坐在我旁边的泉州晚报林总开怀大笑。

妈妈的老家确切说不在柳州市，而是在柳北的融水县。这个热血女青年，16岁当了救亡日报的通讯员，1941年，17岁的她由组织安排到柳州日报当了一段时间记者。她用“雷维音”这个笔名写文章，并以此作为真名伴随了一生。就像俺爸，“司马文森”也不是他的真名而是使用得最多的笔名。这一代地下革命工作者，提着脑袋过日子，真心不易，真心佩服。

2016年4月，桂林活动结束后我特地来到柳州。当时的柳州日报总编刘榴带我去的第一个拍照点就是东门古城楼。到那儿才发现，这里还有抗战时期柳州日报社的办公遗址。我毕恭毕敬，认真地崇拜了妈妈一番。

如果说对父母的老家没感觉，那真是瞎话。有照片为证：在泉州、在柳州，我拍片是如此得心应手：好画面、好构图信手拈来，不假思索，我知道，冥冥之中是爸妈给了我灵感。

村边的大公路

□陈喜明

要说S333省道，村里好多人不知道是哪儿，而要说津保公路，村里就无人不知了。S333省道就是原来的津保公路，津保公路原来没有具体所指，就叫大公路，大公路在村子北边迤迤而过。

大公路像一只大手，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，推拉迎送着人们奔向远方。

村子在县城东边，所以，道路大多出村向西，南头北头各有一条大道连着乡级公路，乡级公路再向北走一里地就上了大公路。村北头的人去大公路还有一条捷径：顺着一条道沟子走。道沟子很深，两边的地和庄稼都在头上。人走在沟里，离远了看不见，道沟子越来越浅，走着走着就露出了头，到胡家坟（村北一块地的名字）就跟两边的地一边平了，成了一条田间小道。道沟子到现在也没变，还那么深，弯还是那么拐，两边的地里年年种一茬麦子、一茬棒子，长在行人头上。

走到胡家坟的地头就上了乡级公路。大公路是柏油路，在屋里院里、村里村外都是土的年代，它就是时尚、现代化的象征，干净、平坦、踏实，下多大的雨也不会泥泞。在伙伴们面前我曾说，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路，我敢打赌。伙伴们眨巴眨巴眼，没人接茬。走在柏油路上，脚下仿佛增加了力气，脚步变得轻快。公路上走自行车走马车，还跑着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的汽车。

半天过不了几辆汽车。在地里干活的时候，有汽车过来，人们会停下手里的活，看汽车飞驰而过。汽车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绿色的“大解放”，一种是红白两色的客车。“大解放”嗡嗡叫着，总是那么匆忙，似乎有人催着快跑。客车就悠闲得多，悄没声地向前蠕动，像一只能变花蝴蝶的毛毛虫，那抹红色温暖着村里人的心。

公路的高级还在于两边高大的杨树和粗壮的柳树，树下的

至于广州，我的出生地，我在那儿上小学直到四年级。学校坐落在广州东郊的石牌村，叫“广东省育才学校”，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。记得有次上课，教室里突然钻进一条蛇，是剧毒的眼镜蛇，小朋友们的尖叫声至今还好像不绝于耳。2016年12月，一次广州活动结束后，羊城晚报的小蔡特地带我故地重游，那里如今是广东大名鼎鼎的“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”。

北京，北京，我的北京，说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了。小学中学大学、工作结婚生子直至退休。熟到什么程度？一块牛排，别问几分熟，早已熟到“一塌糊涂”。举个小例子，你就能看出我对北京的感情了：每每有人在朋友圈抱怨北京的雾霾，如果是外地的同志，俺顾着面子，不好意思反驳；如果是北京的，我就要竭力辩护了。“忆苦思甜”一下：上世纪60年代末俺还在读大学那会儿，可是频频领教过北京的鬼天气的，没看见现在已经好多了吗？当然，好得还不够，所以我才在2007年写了一篇提案：《修改蓝天指标，加强北京空气质量管理》，后来被评为北京市政协优秀提案，最近几位老委员回想起来，都吹捧本人“很有前瞻性”。

可是，老家，老家，俺的老家算哪儿呢？

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可怜巴巴地说“春节没有老家可去”，立刻招来同情。淮安金湖水上森林景区的小孟经理留言：“天气暖和了，就来我们这里泡温泉、吃湖鲜。”真好！尽管我们只见过一面，尽管这疫情闹得哪也不敢去。

可是，我要让你们明白，我的“故乡情结”早已融进了每一个细胞，无需节日也无需提醒。它向四面八方延伸，不由自主地想，不由自主地爱。



贾博钧 摄